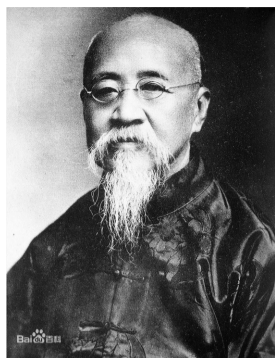


轻叩名门 明斋 “禀母气”的罗振玉先生



罗振玉先生

家庭教育中,母亲之于子女的熏陶和影响,任何评价都不过分。清贫寒素之家如此,钟鸣鼎食之族亦如此。苏东坡平生最为怀念者,正是少小时母亲程氏夫人指导自己阅读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的温馨情景;曾国藩不止一次撰文褒赞母亲江氏夫人“有刚毅之性质”,并说“我兄弟皆禀母气”。其实,在一代宗师罗振玉先生身上,也很能够感受到母亲范氏夫人之于他的影响。

据罗振玉先生所述,其母亲范氏夫人,是“山阳范光禄公长女”,“幼淑慎如成人”,深得外祖父所钟爱。罗振玉在其所著《上虞罗氏枝分谱》中说,外祖父范以熙,“字咏春,副榜举人,候选光禄寺署正。富藏书,著《淮濡小记》《淮流一勺》,以补正方志;他著作甚多,皆未刊行。交游遍海内,学行冠一时。”由此可见,其外祖父范公不仅才学出众,精于文史考证,且为人慷慨,从游者众,为一时之冠。范公于1860年辞世,罗振玉则出生于1866年,虽然他没能接受过这位饱读诗书的外祖父的庭训,但是,外祖父遗存下来的数十册书稿,他均逐卷研读过,并做了翔实的札记。罗振玉家族中并无从事文史考据之学的先辈,若论其家学渊源,说他得之于外祖父的熏陶,亲炙了外祖父的德泽,吸纳了外祖父的学问真谛和思想清辉,应是不争的事实。

在《上虞罗氏枝分谱》中,罗振玉对于母亲范氏夫人的记述则更为详细,道:“先妣性慈祥,见有人急难,虽典质俱穷,亦必思所以拯之。邻曲以困苦急难,无不勉应。有以窘迫及他事故,服毒自杀者,命予储药待之,虽深夜必令亲往,岁辄活数人。”从记述中可以看出,范氏夫人慈悲为怀,同情弱者,时常济困助贫,乡邻之间谁家有事急难之事求助,即便自家典卖物品,也要设法救助。尤其是她在家中预备了救命的药品,凡是服毒自寻短见的,虽是深夜得知信息,也命年少的罗振玉持药前去解救。可以想象得到,幽幽曲巷之中,寂寂村路之上,年少的罗振玉秉承母意,怀揣救命之药,提着一盏油灯笃笃前行,那闪烁的一线光亮,就是辉映于急难之中的村邻们心头的希望和温情。

或许有人会质疑:范氏夫人一生博济为怀,助人无数,何以罗振玉独对深夜持药救人一事记忆深刻耶?另外,乡村中人“服毒自杀”乃偶发事件,范氏夫人何以“储药待之”,似有预见之明耶?对此,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先生曾撰有《庭闻忆略: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》一文,其中说道:“邻人有因穷或别的缘故而吞鸦片自杀的,常常叫祖父用药去解救,因而救活了不少人命。”原来,清朝末年,鸦片泛滥,烟毒横行,加上天灾人祸,民众深受苦痛。据当代学者陈鸿祥先生考证,当此之时,吞食鸦片自杀者有如下三种情况:其一,本人吸毒,穷困潦倒,走投无路,服毒一死了之者;其二,至亲吸毒,败家毁业,劝阻无效,吞毒死谏者;其三,本人及至亲并不吸毒,因生活窘困,无有活路而忍心了却生命者。由此可见,“服毒自杀”不仅是那个时代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命常态,简短的记述之中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斑斑血泪的历史。

范氏夫人慈祥的性格和仁厚的举措,曾给予乡邻们以广博而切实的救助,同时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敬重和爱戴。据载,范氏夫人病逝之日,噩耗传出,邻右们莫不失声痛哭,号啕悲悼之声达于四野。当然,作为一位慈祥而严毅的母亲,她给予儿子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而深远。考罗振玉一生行状可知,他秉承母亲的气韵与性情,毕生痛恨毒赌之祸害,曾坚决杜绝赌具于家门之外,尤其痛恨吸食鸦片之事,严禁家族中人沾染此等陋习,大肆抨击罂粟蠹民之祸,不惜和当政者拍案相左,其立场之坚定,爱憎之分明,态度之决绝,令人肃然而起敬。

百味书斋 笑弓 月明千里故人心

自从读了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就一直在心中凝固了一个扬州情结;终于,那年自驾去了扬州,游了瘦西湖,吃了扬州炒饭,看了鉴真大师干漆坐像,以为去过扬州,从此就懂扬州了。

近日,美女律师罗荣推荐了她姐姐写的《月明千里故人心》。拿回家,翻开了,慢慢读下去,发现自己又到了扬州,再逛瘦西湖,而且抽丝剥茧,深度了解了扬州漆器。一口气,居然把这本44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了。掩卷回味,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,一位生于新疆,家在甘肃金昌的作者,怎么就能把清代的扬州,写得如此活灵活现,将和青铜器、玉器、瓷器媲美的漆器,写得风生水起,出神入化?

那年,我到恩施的利川采访,知道了中国四大生漆之一的毛坝漆,采访本上记下歌谣:“坝漆像清油,照见美人头;摇起虎斑色,提起钓鱼钩。”我不懂最后一句,当地漆农特意搅起生漆,我真看到了漆汁撕扯的钩状物。

没想到,在这本书里,居然找到了我采访得来的这段顺口溜,囊括了扬州漆器的来龙去脉,作者讲述了深山老林收生漆的惊险,漆工打磨漆器的细致,漆器世家的工匠精神,让人看到了艺人的倾心执着。只有在扬州这样富庶的地方,漆器才会成为一种工艺品,才会做到独一无二;只有扬州这样的地理位置,才适合产生优质的漆器工艺。扬州盐商,是漆器的买家。而乾隆时代,是漆器的高潮。漆器在扬州,已经不再是日用品,而成为艺术品,成为传承历史的载体。

作者不仅给我们说了扬州漆器,更多的是通过漆器,说了两代人对漆器的追求与奉献。老一代人摸索出来一整套漆器的制作工艺,什么季节调色,什么天气上漆,



《月明千里故人心》

什么状态打磨,什么时候出手。漆器与人,天人合一,只有用心,才出精品。谢元正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献给了漆器,最后居然弃家出走,在生命的最后,灵鹫庵的“大殿里增加了六座大大小小的点螺漆器佛像。佛像神态各异,惟妙惟肖,他感叹,谢家最好的点螺漆器都在寺庙里。这些漆器精雕细刻,从形式到雕刻技法都有极高的创作水平。”于是,一句“老夫心无牵挂了”。道出了扬州漆器辛酸与辉煌。

当然,漆器只是扬州人生活的一部分,作者写漆器,但更多的是写扬州。“天下三

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扬州之美,不仅在人,而且在物。无论是通草花,还是淮扬菜,作者让读者有亲临现场的感觉。“宴席极为丰盛,风鸡、野鸭团、问政山的春笋、金华的火腿、萧美人糕点、剥壳蒸蟹。香干菜、煨莲子,还有扬州人极爱吃的风腊肉。仆妇、丫鬟穿梭而入,鱼贯而出,无一点声息。”艺术是生活的奢华,当年的扬州,已经让乾隆来了还想再来的。

有所得就有所失,谢家与卢家,是扬州的两大漆器店家,各走各的路,各有各的生活。就是谢家两代人,也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艰辛探索。三十年前的宫里丢失了两件漆器,三十年后外乡人潜入扬州,这是悬疑故事;乾隆下江南,盐商竞奢华,这是故事背景;“各朝各代的漆器技法各有不同,唐朝多印板刻平锦朱红,元代剔红厚叶肥花,姿态艳丽,明初则剔红纤细精致,画面讲究,当今则华丽典雅”,这是文化传承。一本小说,五味杂陈,让人如临其境,各取所需。于是,一页一页,就这么翻过去了,居然又到扬州去了一回,居然忘了海南还在暑热的夏天。

读史侧翼 黄洁媚 汉代全民习书法

1907年,一名英籍葡萄牙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出789枚汉简,轰动了世界,并由此拉开了敦煌汉简大规模出土的序幕,时至今日,已出土11批,总数超过25000枚。

敦煌汉简,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,而且因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书法界引起强烈震动,被称为汉简书法。据专家考证,汉简时代大约400年,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,是汉字字体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时期,也是中国书法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。通过汉简,人们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,从中可以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。汉简书法开启了后世的楷、行、草书,被后世奉为草圣的东汉书法家张芝,就是在改良汉简书法的基础上自成一家,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就具有汉简遗风,近现代的沈曾植、于右任等书法大家,也曾从汉简书法中汲取营养。

可就是这样令后世书法家无比敬仰、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,却并不是由专职或著名的书法家撰写,其只是戍边将士对戍边活动及生活情况的档案记录:有中央、地方发布的号令,调动军队的警备通知,燃举烽火信号的规定,追捕逃亡的通缉令,官吏任免的文书,上下级及同级间互通的公文;有官吏、戍卒及马匹的花名册,各种兵器与生活器具的登记簿,购物账单,借贷契约;有出入关的记录,传递信件的记录及书信;还有人医方、马医方、历谱、阴阳占术、相马刀剑术、九九算书等。

我不能不感叹,汉代是个全民习书法的时代。为什么在那时普通人写的字都能成为被后世敬仰的书法艺术呢?这和当时朝廷的制度有关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,“汉兴,萧何草律,亦着其法,曰:‘太史试学童,能讽书九千字以上,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试之,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、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,字或不正,辄举劾。’”这也难怪,老百姓字写不好都要被治罪,就更不要说对大小官吏和戍边将士写字的要求有多高了。

当时朝廷为什么要出台这样奇怪而苛刻的律令?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说,“古制,书必同文,不知则阙,问诸故老。至于衰世,是非无正,人用其私。”意思是古代法制规定,书写必须使用共同的文字,若不知怎么写就要空着,去请教老学者。到了衰乱时代,文字混乱错误,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喜好乱写,是非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。汉朝之前,秦始皇虽已统一文字,但短暂的统一不可能使其稳固下来,汉初显然还处在一个衰乱时

期,运用法律制度的形式来强制人们规范写字,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远见。即便普通百姓上书的机会有限,而官吏、将士对文字的掌握和规范,却影响着国家政令的能否统一和通行。

萧何的这道“要做官,先练字”的律令,相比历史上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改革,也许只是小菜一碟,但对汉字规范的推动及后世影响却不容忽视。过去的读书人,哪一个不是写得一手好字呢?直到上世纪末,人们仍然认为字是一个人的门面。只是随着计算机与打印技术的普及,写字不再被人所看重。今天,不要说官员们不再需要写字,就是老百姓间的书面往来,也由机器代劳了。

茶悦人生 曾颖 唐起两碗茶

壶中日月长,可清大地心。一把紫砂茶壶在手,可谓悠然自得。

茶,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我国是发现茶树和生产茶叶最早的国家,早在《诗经》《尔雅》《神农食经》等古籍中就有记载。在唐朝,饮茶成风,而且它还同灿烂的唐朝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“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。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,三碗搜枯肠,唯有文字五千卷;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从毛孔散;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,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!蓬莱山,在何处?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!”这首堪称千古绝唱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咏茶诗,出自唐代诗人卢仝的笔下。卢仝一生爱茶成癖。在这首诗里,诗人把茶的奇效和快感描绘得酣畅淋漓:饮茶不但能解渴,而且能文思泉涌,消愁解闷,甚至能飘飘欲仙,给人带来幻境!

唐朝最负盛名的三位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同样爱茶。李白在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诗中写道:“茗生此中石,玉泉流不歇。根柯洒芳津,采服润肌骨。从老卷绿叶,枝枝相接连。曝成仙人掌,似拍洪崖肩。”说的是唐肃宗上元元年(公元760年),李白族侄中孚禅师云游江南,在金陵(今南京市)恰遇李白,以茶作见面礼。李白品茗之后,觉得此茶外形“其状如掌”,内质“清香滑熟”,与自己品尝过的许多名茶相比,别具一番风味。又听说此茶是在玉泉寺新创制出来的,遂命名为“仙人掌茶”。酒仙李白以雄奇豪放的诗句,道出了自己还是喜欢茶的茶仙。

杜甫的《重过何氏五首》其一云:“落日平台上,春风啜茗时。石阑斜点笔,桐叶坐题诗。翡翠鸣衣桁,蜻蜓立钓丝。自逢今日兴,来往亦无期。”这首诗好比一幅雅致的“饮茶题诗图”:在一个春日的傍晚,作者在何氏家的平台上饮茶。兴致来时,便倚着石阑在桐叶上题起诗来,旁边还有翡翠鸟,蜻蜓与之作伴。这首诗道出了杜甫特别爱茶。

白居易对茶怀有浓厚的兴味,一生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。他的《食后》谓:“食罢一觉睡,起来两碗茶:举头看日影,已复西南斜。乐人惜日促,忧人厌年赊;无忧无乐者,长短任生涯。”诗中写出了他食后睡起,手持茶碗,无忧无虑,自得其乐的情趣。

说到唐朝文人爱茶,不能不提茶圣陆羽和他的《茶经》。《茶经》面世后,陆羽名扬海内。不久唐皇召见他,有意留他在京为官,但他陈辞不就,仍周游各地,推广茶艺,影响所及,茶事大盛。

唐朝以后,茶风大盛,千年相沿不衰。笔者所在上海老城厢,新中国成立前街头巷尾开设的茶馆曾达169家之多,每天接待上万名茶客。这上百家茶馆,凝聚成了千年积累的深邃的茶文化,演绎着各种民间风情。